

## 对门的孩子

文/玉生烟

犀利中年

对门新搬过来一对小夫妻,也有个女儿。那个孩子,名字与我女儿音相同。大概七八岁的样子,具体年龄我没有细问。

对门是从高邮过来的,丈夫做物流,是大货车驾驶员,经常早出晚归,挣得起钱,但是很辛苦。妻子应该是临时打打工。房子是买下来的,是准备在此地久居地安营扎寨的,是铁了心要做新镇江人的。我从没有听见夫妻俩为什么争执过,更没有听到大声地斥骂孩子,这一点,似乎与小区的环境格格不入。这样一个身处闹市却原居民居多的老小区,大人高声斥骂甚至责打孩子,孩子大声嚎哭,是司空见惯的事。大家见怪不怪。入夜了,大人们不管不顾高声吵嚷,或者直接站楼下扯着嗓子喊,甚而有人家夫妻或者婆媳叫骂,都是与文明无关的新鲜火辣的市井生活。我在此地已住了18年,经常不堪其扰,终于完全适应。

相比而言,对门就显得有些冷清。有次晚上11点,丈夫回来,在门口一遍遍喊开门,里面总是没有反应,打妻子手机是关

机。丈夫就在门外温柔地喊妻子的小名,大概喊了足足有三四十分钟,妻子才迷迷糊糊起来开门。前后丈夫没有一句高声或者责怪。尽管可能很累。被吵醒的我,当时想,如果换了我或者其他人家,脾气肯定是要暴起来的。门极有可能会被拍得山响。

或许是因为家庭氛围平和的缘故,对门的孩子讲话很脆,是个快乐的孩子。只要看到我的母亲开门,就会一连声地喊奶奶,奶奶,喊得她眉开眼笑。尽管母亲对她的初始印象并不好。因为母亲看到这孩子的第一面,是她站在小凳子上脑袋探在阳台外,把我母亲吓得不轻。又不敢大声提醒,就去敲对面的门,连说带划地跟孩子的奶奶讲,危险危险,孩子的奶奶用高邮话让孩子下来,可能孩子正被外面的热闹所吸引,又或者因为是初初被关在高楼上很无聊,所以没有回应两位老太太尤其是我母亲的好意。母亲对那个探在阳台外的小脑袋很焦躁,一直困扰到孩子累了自行进屋为止。母亲为此认为这个孩子不听话,心有不甘。

喜。

但是共同的孤独很快让两人熟络起来。因为新买的房子,可能还有些借款要还,小夫妻俩都忙,就连孩子的奶奶也很快回老家打工。这样一来,对门的孩子一个人在家的时间居多。只要我们家的门一响,对门的孩子就把小脑袋探出来,看到是我母亲,小家伙就很雀跃,这时候,农村孩子或者说小城市孩子的优点就表露了出来,她毫无心机地向我母亲示好,一老一少会隔着门聊天。她像个小老婆一样地告诉我的母亲,她的奶奶帮村里洗鸭蛋,一个月会挣到2000多块钱,奶奶拿到钱会全交给妈妈,因为奶奶说,她就这一个媳妇,她的钱交到媳妇手里才放心。这个小大人又陆陆续续地告诉我的母亲,老家拆迁分了两套房子,一套是一楼,有院子,一套在楼上。值100多万呢。终于有一天,对门的孩子告诉我的母亲,她很快就会有弟弟或者妹妹了。她不无忧虑地问我母亲,以后如果爸爸妈妈只喜欢弟弟怎么办?老

人家安慰她说不会的,不信你问问你妈妈就知道了。隔天,孩子欣喜地告诉老人,奶奶您说得对,我问过了,妈妈保证绝对不会只喜欢弟弟。家里拆迁的两套房子,她和弟弟一人一套,妈妈还答应把有院子的给她,因为那套更大。

对门的孩子起得很早,看到我们开门,会用手示意我们轻一点,不要吵醒妈妈。早上,母亲到阳台晾衣服的时候,有时会看到对门的孩子也在用叉棍晾衣服,毕竟年纪还小,看上去有点吃力;晚上,我回家的时候,无意中提及对面的门全开着,母亲会说,可能又是小家伙一个人在家,我得去提醒她,把门关起来,不安全。

我时常听母亲说起对门的孩子。有时那个孩子闹着要到我们家玩,母亲在家务不是太忙的时候,会让她过来。在我们上班的时候,孩子偶尔会过来跟我的母亲一起喝稀饭,边喝边说,真好吃。一老一少,有一搭没一搭的聊聊天,成了彼此最好的慰藉。

## 酷暑徒步新安江(二)

文/朱凯生

凯风吹

终于到了南源口。南源口位于两江交汇之处,这个村子曾是水上徽杭古道上的一个重要码头。我们到达时,不少孩子在岸边玩耍,村妇在河边洗衣。江边有一凉亭,亭边杨柳依依,秀竹丛生,沿岸的古宅和石驳岸都很整齐。可以看出,建南源口大桥前,这里曾经是一个水陆码头,灯火繁华。尽管过去了一个又一个年代,我们依然觉得那些徽州老宅还是那么耐看,那么别有韵味。只是,现在江面上往来着不少挖沙船,机器轰鸣,大煞风景。

我们在南源口大桥下面找了一块空地做饭,水足饭饱之后,过河后沿着江边行走,终于在傍晚时分到达卖花渔村。

这个村子位于新安江南岸沟谷腹地,海拔200多米,四周高,中间低,形成一个小盆地。气候温暖湿润,雨量充沛,土壤肥沃,是生产盆景植物的沃土。村

民介绍说,该村村形如鱼,村头尖尖,状如鱼嘴;村腰渐宽,状如鱼肚;村脚房屋向两翼展开,如鱼的剪刀尾。村人姓洪,喻水汹涌,鱼得水则生机盎然,故在鱼字边加三点水,称渔村。又因村民以种花、培植花桩、制作盆景为业,卖花为生,遂称“卖花渔村”,是徽派盆景的主要产地。

我们进村时遇到一位头发花白的瘦高个老汉,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,带我们去住宿。在这个村子里,每个农家院落里都摆满了盆景,户户都有树桩,各种各样高低错落的花木将庭园装扮得犹如公园一般,走进他们的庭院,就像进入一个盆景的世界,天井里,屋顶上,阳台上,到处都是树桩盆景。

孩子们稀奇地看这看那,我们几个大人忙着做饭。瘦高个老汉姓吕,已经61岁了,早年在工程兵部队服役,身板硬朗,是个热

心肠。他把他妹妹的空院子打开,让我们进去扎营。我们将院子的水泥地浇上水,降低温度,买了些蔬菜准备做饭,我还去村头的小店买了啤酒、冰棍等食品。在村里,见到一个精瘦的汉子卖煎熟的臭豆腐,20块只要两元钱,味道好极了,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所有的煎豆腐,儿子觉得好吃,一个人吃了大半。我去隔壁邻居家要了饮用水,还讨了点食油和盐,村民很友善,我们要什么就给什么。一位老奶奶和一个大学生还各送来一瓶开水,说你们走了一天,累得很,喝点热水吧。我问吕老汉,孩子们走了一天,都很累,能不能到你们家里洗个热水澡?他立即说没问题。于是安排五个孩子洗澡,后来我们四个大人也都去洗了热水澡,那真叫一个舒服。回想这情景,深感乡民淳朴善良。

我们的那些炊事装备引起

了村民尤其是孩子的好奇,他们围着我朋友,看他手脚麻利地做饭。这时候,村书记和村长都来了,热情而遗憾地说,村子条件有限,接待工作没做好,希望客人原谅。我是做农村工作的,问了不少有关农民收入的问题,村书记说,历史上他们村出产的盆景多次作为贡品进京,因为盆景由新安江渔船运出,以至于后人将之称为卖花渔村,作为徽州树桩盆景的发源地,已有数百年历史。村中从事盆景行业的农户,收入多的可达10万元,去年人均收入接近5000元(此时全国农民人均收入3587元,镇江6626元)。我知道,对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来说,人均收入达到这个数,很不容易,不禁为他们取得的成绩而高兴。他们表示,要建一个接待站,搞好服务,让全国各地都知道他们卖花渔村。

## 在不安的世界安静的活

文/文靖

生活原香

身边有一些人,看上去和大多数人差不多,为生活终日穿梭于浮躁不安的城市,庸庸碌碌,殊不知,他们的内心纯净坚毅,守着一方净土,修身养性,含蕊吐香。

我的朋友青夷,家里布置得如同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的宫阙,一脚跨进去,就觉得自个儿实乃人间俗物。经历了情感和生活的双重打击,青夷越发活得超脱自在,在她的家里,她就是自己的女王。她说,“那些千挑万选颠簸回来的物件摆设,于我是有语言能对话的”,她看得到它们的风情和有趣,为此“孜孜不倦不眠不休的揣摩和打造”,欲罢不能,心甘情愿——她的家,是她的山林,她的秘密享受和欢喜。

我知道这个城市栖息着很多写字和画画的人,他们散落在各行各业,有各自的背景,甚至颇为显贵。但无一例外,他们是一群愿意追求心灵安宁的人,或在一灯如豆下,或在热闹和觥筹后,抛却几石

米的烦恼,功名利禄之累,徜徉于笔墨纸砚的朴素世界,获得最大的快乐。“西某人”的国画老师“大胡子”,退伍回来曾被父亲安排进组织部门工作。可是,一个生性浪漫的人,哪里受得住朝九晚五的困囿?倒是宁愿添虾画竹养家糊口,唯求随心所欲,来去自由。我的同事明马痴迷书法,以拜言恭达为师为人生大幸事,勤耕不辍。我一看到他空间里挂上作品,就猜想他今天是否下夜班有大把时间了。一个坐立不安的人,能沉浸在横平竖直里不知归处吗?倘若不能在安静里寻得满足,又如何能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?有一颗安静的心才能安静的活,这是毋庸置疑的。

最近一直在想,为什么我的工作量越来越大,工作压力越来越明显……我准备找人诉苦的时候,有人找我诉苦来了。“你有什么伤心事,说出来让我开心一下!”其实他不说,我也知道,一个和我一样常

加班的苦鬼。还有一个同病相怜的人,我刚说“累成一条狗”,他就回“那我累成什么?狗不如。”两下一思量,我是否误入歧途,或被“以和为贵”坑了,因为想做面面俱到的“老好人”,于是自我淬炼成一朵非典型性奇葩?我不想做那么多的事啊,我只想待在楼顶花园,亲近一木一花的清欢,好天气放牧远道而来的云,坏天气消灭盆土里的大小蜗牛君,不好不坏的天气我就一朵花一朵花地看过去,直到暮色四降,下楼为家人准备晚餐。接近于天,我才能想到,我还有很多淘来的书没拆封,我还有事关己身的论文任务积压,甚至,谁答应给我的一叶兰至今还没给我,以及怀才不遇怀才遇错其实要幸运多,突然又想起,放在床头,看了几年都没看完的,瓦尔登湖。

杨绛《隐身衣》里说,无需仙家法宝,凡间也有隐身衣,这件衣服叫卑微。现如今,有谁愿

意穿上这件衣服呢?这完全有悖于我们所受之教育。所以在这个花团锦簇的浮华世界里安静的活着并不容易,如同做一个置身于五光十色的深山老林的隐士,得把自己无限放低,低到别人看不见你的尘埃里,而“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”。

码字的人,不仅言多,而且更容易留下各种把柄,让别人看不到自己很难,就连卡尔维诺这样的“巴黎隐士”,也让人怀疑他笔下那个住在树上的男爵是他自己——“我在巴黎的家是一栋乡间小屋,我的意思是从事写作,我的部分工作可以在孤独中进行。”虽然他的创作观念是“对一个作家而言理想境界应该是,接近无名”。

而今是个好时代,信息四通八达。在好时代里安静的活,并非逃避,也非懦弱,而是始终保持独立清醒,耳根清静,以免穿着皇帝的新衣兴头头地裸奔还不自知;尽量安静的活着,呵护自己和梦想,于人于己,都是轻盈淡定。

# 江花

## 小山楼

A15

我的清醒始于中年。我的中年始于一场大病。春林渐盛,春水初生,春风十里,皆不如我的新生。

凯风自南来。我感受着凯风的吹拂,但风中的秘密我并不知道。度过半生,把一件件事情干完干好之后,才渐渐明白,凯风拂过时已告诉我一切。

编辑 肖方元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曙光

年华向晚,初心不丢,流年里摇曳的原香最是怦然心动。